

散文编辑部 = 编

散文 2002 年

ESSAY

精 | 选 | 集

SANWEN

ERLINGLINGERNIAN

JINGXUANJ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

ESSAY

2013年

精 | 选 | 集

散文编辑部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年《散文》精选集 / 《散文》编辑部编选.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665-0

I. 2... II. 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20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81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西地平线上的落日	高建群(1)
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坟墓	高建群(6)
阿拉干的胡杨	高建群(15)
草原上的逻辑	董玉洁(22)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28)
文明的窘境	朝 阳(34)
谁为暴力屈膝	唐 韵(42)
走过草原的季节	学 群(50)
孙犁散文回顾专辑	孙 犁(57)
阎红作品小辑	阎 红(71)
郑亚洪作品小辑	郑亚洪(87)



李晓君作品小辑	李晓君(102)
永生不能抵达的彼岸(外三篇)	李汉荣(113)
高天流云	朱以撒(121)
母亲的村庄(外三篇)	范晓波(125)
山岗的意义	王剑冰(134)
在雪天仰望果实	陈所巨(137)
情书	杨波(141)
旷野在召唤	韩松落(144)
少年穿过广场	徐成森(147)
杨桥(外一篇)	丁振川(152)
头上的星光	柳宗宣(157)
如花	沈巖巖(160)
你侬我侬(外一篇)	谢慧黎(163)
故里食物	顾村言(170)



民间工匠	张生全(178)
爆竹的记忆	聂 尔(186)
拔掉一颗牙	金吉诺(190)
秋天院子里发生的事情	齐明达(196)
记忆与复原	席星荃(201)
美丽的冲动(外二篇)	张丽钧(210)
京都的绿	唐月梅(215)
作协小院花木记	李国涛(223)
古椿书屋	祝 勇(231)
风雨徘徊越南墙	刘 畅(238)
三月的水袖	朱千华(245)
茶事	林金荣(249)
碟上的日子	杜 丽(255)
冬天无闲事	谭 岩(261)

MAE99105



说话	小 茶(269)
广州,广州	陈 燕(273)
温泉	黑 孩(279)
树知道	苏沧桑(282)
老门房	荆 歌(285)
经历以及记忆	穆 涛(290)
湘元	谢宗玉(295)
对视	郭晓芸(302)
想念丁丁	高芸香(313)
手掌上的阳光	王林先(318)
焰火	周晓枫(322)
生命	沉 河(331)
残缺的	叶全新(340)
春天见闻录	陈 煌(348)



城市的部分声音	林金荣(356)
神话集	熊 亮(363)
城市夜游人	罗 丹(371)
何谓日常生活	于 坚(378)
随笔二题	秦巴子(386)
物证	彭 程(392)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迟子建(399)
谈画小札	赵丽宏(405)
海天摘云	卞毓方(410)
短札四则	伍立杨(417)
玛利亚啊! 我向你致敬(外一篇)	龚 静(423)
访问民歌	陶文瑜(432)
柔软的障碍	曹 林(439)
钟声永恒	李元洛(444)
从卡萨布兰卡开始	徐 鲁(451)



手艺人的黄昏	朵 渔(457)
光线与素描	王黎明(463)
解读个园	藏 策(472)
月光·马	傅 博(475)
海水也无法冷却的心灵	王开林(480)
丰子恺先生的“美丽错误”	瘦 谷(486)
青花	江 子(489)

“走过江南”小辑	费振钟(491)
“我的经典”小辑	李敬泽(509)
“我的经典”小辑	孟 晖(530)



西地平线上的落日

——“雄伟的风景”之一

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去一趟新疆。中亚细亚地面上独特的地貌,奇丽的风光,每每令我惊骇,叫我明白了“世间有大美”这句话,决不是一时偶然而发的诳语。而在所有雄伟的风景中,落日大约是最令我震撼的了。我见过许多次的落日,这里只简约地记述三次。

我们的车在甘肃的定西高原盘旋。天已经有些暗淡了,头顶上甚至隐隐约约地有几颗星星。汽车转过一个垭口。这时,眼界突然开阔起来,在苍茫的远方,弧状的群山之巅,一轮血红的落日像一辆勒勒车的轮子,静静地停驻在那里。

它没有了光焰,颜色像我们写春联时用的那种红纸。柔和、美丽、安谧,甚至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民间剪纸。它太极了。我说它像勒勒车的轮子,只是一个顺手攫来的想法,它当然较这轮子要大得多。它停驻在那里,模糊的群山轮廓线托扶着

它。

面对这落日,我们全都在那一刻惊呆了。我们的车停下来,倚托着一棵树,架起机位,直拍到这落日消失。

做背景的这棵西行路上的树,亦是一棵大有讲究的树。它叫左公柳。一百多年前,左宗棠率领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一边栽树,一边望乡,一边抬着一口棺材前往新疆。他去新疆走了八个月的时间,而在他身后,从西安近郊的凤翔县东湖起,直抵新疆的伊犁,路途上便留下了两行树木。

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以下那一刻,是跳跃着,颤抖着降落的。它先是纹丝不动,突然,它颤抖了两下,往下一跃,于是只剩下了半个。半个的它继续依恋地慈爱地注视着人间,好像有些贪恋,不愿离去,或者说不愿离去正在注视它的我们。但是,在停驻了片刻以后,它突然又一跃,当我们揉揉眼睛,再往西看时,它已经消失了。一切都为雾霭所取代,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一场奇异的风景,恍然若一场梦境。

第二个带给我巨大影响和深刻记忆的是在罗布淖尔荒原上看日落。

2 我们是从迪坎尔方向进罗布泊的,走的是被斯文·赫定称之为“凶险的鲁克沁小道”的那条道路。这样,车去的方向是东南,而落日的方向是西北,我们只是在匆匆的行旅中,偶尔地回头关注一下身后的落日景象。

中午一过,太阳刚偏西,就变得不怎么显明了。像一枚灰白色的五分钱硬币,容易被人忽视地停驻在西边天空。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大地和天空,浑沌一片,也是灰濛濛的,因此,太阳的存在甚至被我们遗忘了。况且,那枚硬币的四周边缘,也不太清晰。



我们向死亡之海罗布泊行进。这里是无人区,没有任何的生命存在,荒凉空旷如同月球的表面。四周瘴气雾霭弥漫,我们感到自己如同走入地狱,走入鬼域。为了打破这压抑,越野车司机放起了《泰坦尼克号》的用萨克斯吹出来的音乐,这音乐更给人带来一种梦幻般的死亡感觉。

整个一个下午,太阳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在我们的车屁股的地方照耀着。说是白天吧,但是恍然如同晚上,说是夜间吧,在我们匆匆的回头中,分明有一个物什,在西天半空悬着。

最辉煌的罗布泊的落日出现在黄昏。那一刻,我们的越野车已经来到距古湖盆二十公里的龟背山。当时,在我们不经意的一次回头中,突然看见在一平如抹的西地平线上,一轮血红的落日停驻在那里。

它是那样鲜艳、温柔,就像我早年间,家里的墙壁上画着的一个姑娘的红脸蛋。记得每个可以偷懒的星期天,我都躺在被窝,瞅着那胭脂脸蛋出神。

这时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包括陪同我们一起进罗布泊的“老地质”,都被西地平线上那辉煌的一幕震撼了。我们下了车。我们,我们的车,还有刚才那死气沉沉的罗布淖尔荒原的黑戈壁,此刻都罩在这一片回光返照中。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每个人的脸都泛着红光。我们感到自己像在画中。

萨克斯管吹奏的《泰坦尼克号》的音乐,这时候适当其时地在放着。在那一刻我突然掉下泪来,我感到,死亡原来也可以是一件充满庄严和尊严的事情啊!

记得,罗曼罗兰在构思他心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形象时,他焦躁不安了半年,有一天,他登上山顶,看见一轮太阳正在

喷薄而出,于是,罗曼罗兰心目中久久酝酿的英雄在东地平线上出现了。罗曼罗兰因此而热泪盈眶,“让我把你抓紧,亲爱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叫道。

与罗曼罗兰不同,我看到的是落日,是西地平线。不过,它们一样都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且较之日出,落日景象则更庄严、神圣和具有悲剧感。

西地平线上那一轮胭脂色的物什,终于从我们的眼前魔术般消失,一切又重归于死寂。我们上车,翻过龟背山,进入罗布泊古湖盆。

我要告诉你的第三次日落,是我在阿勒泰草原遇到的。那次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落日,落日隐在背后去了。我只看到了火烧云,那火烧云,灿烂地,热烈地,夸张地烤红了西边半个天空,烧红了大地上的一切物什,给我留下一个惊骇的印象。但是,我明白这一切的制造者仍是落日,是落日在云的背后挥舞着魔杖。

我在那一块地面当过五年兵,中国的那个西北角,曾吞没过我的全部的激情和青春。我的白房子的故事,就是从那里来的。还记得,有一次,我骑着马从阴霾四布的边界上走过,一户兵团人家的土坯房前,有一位七岁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刚刚放学回来,她向我挥手致敬。这一次,我专门到那土坯房前叩门。门开处,女孩已经是三十二岁的姑娘,女孩的孩子今年都已经七岁上学了。

我们是从一个叫“顶山”的地方,向西走时,遇到那一次落日的。

顶山是一个荒凉空旷的地方,典型的戈壁滩地貌。这里是兵团183团的驻地,地球上“无中生有”生出的一座小城(新疆地面有许多这种兵团人建立的城市),只是仅仅因了顶山的旁边有一



条浅浅的乌伦古河,这些兵团人方能够勉强地活下来。

西天的那吞没一切的大片火烧云,是太阳坠入云层以后,突然出现的。我们汽车的方向是正西,因此,我们感到自己正向那一片红光走去。

那辽远的西地平线的地方,火烧云映照的地方,被历史学家称为欧亚大平原,被地理学家称为小亚细亚。在那炫目的红光中,我看到一些匆匆的背影,正向历史的深处走去。曾经在东北亚草原上游荡过许多年的匈奴民族,就是在某一个早晨或黄昏,循着西地平线远去的。还有另外一位叫成吉思汗的英雄,在那炫目的红光中,我也看到了他的背影。正是在此处,我脚下的这个地方,他召开了誓师大会,而后,兵分两路,一路打通伊犁河谷,一路翻越阿尔泰山最高峰——友谊峰,西征花刺子模,尔后进入欧洲,进入非洲。

我多么地卑微呀!我多么地平庸呀!感谢落日,它让我看见了他们远去的背影,它把世间惊世骇俗的一幕给我看。

火烧云持久地停驻在西天。直到太阳已经落下去很久了,还将最后的一抹光辉像扫帚一样扫向就近的云彩。直到最后,又贪恋了一阵后,西边天空终于恢复了它平庸的色彩。

接着就是中亚细亚那著名的白夜了。

这是我三次见到西地平线上落日的情况。我不敢独享那一幕,所以将它诉诸于笔端,带给更多的人。也许我会写一本叫《西地平线》的书,来记录我这几年西部行旅的感受的。末了要说的话是,“雄伟的风景”和“世间有大美”两句话并不是我的,前者是一个日本画家叫东山魁夷说的,后者则是中国画家张大千,在看了敦煌壁画以后发出的一声感叹。

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坟墓

——“雄伟的风景”之二

额尔齐斯河是一条国际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横穿阿勒泰草原，然后从我当年驻守的白房子边防站，流入哈萨克斯坦。在哈境形成一个叫斋桑泊的湖泊，而后继续前行，进入俄罗斯。在俄罗斯境内它易名叫鄂毕河，最后注入北冰洋。

诗人白桦前几年足迹曾到过这地方，面对这滔滔而西的一河春水，他称这是中国境内惟一的敢于向西流淌的河流。

据信当年出生在碎叶城的中国大诗人李白，就是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进入中国内地的。这当然是传说，我们只有无凭的猜测，而无从考证。不过，发现楼兰古城，确定罗布泊位置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倒真的是在回程的路上，取道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途经莫斯科，回到斯德哥尔摩的。这个，有赫定氏的《中亚探险记》为证。

当年，我曾经抱着半自动步枪，在这条河边站过五年。我想



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河流。冬天,是一河坚冰,北冰洋的鲤鱼、狗鱼在冰下笨头笨脑地游着。夜里,冰河上不时地会有一长串猛烈的爆响,那是冰冻得眨了缝子。而在春天和夏天,河水在收容了条条涓流之后,会在一夜间河面突然宽上许多倍。这就是屠格涅夫笔下所说的“春潮”。一河蔚蓝色的春水,从戈壁滩上徐徐地、仪态万方地流过,两岸的白桦林,白杨林,半截身子都埋在水中,只把它的树冠倒映在水面。

这春潮通常从五月初开始,到八月初结束,额尔齐斯河两岸的林木,主要靠这三个月的潮水供养,维持一年的生存。河水通常还会倒灌到小河汊上来,三个月后,在春潮退去的地方,便会形成沼泽地,芦苇丛,草块,草场,草原。也就是说,荒凉的戈壁滩和干草原,因为河水的倒灌,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可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于是在额尔齐斯的两岸,便有了白色的帐篷游动,便有了用柳条和牛粪搭起的毡房矗立,便有了人类居住,便有了牛群,羊群,马群,骆驼群游弋其间。这就是中亚细亚地面,人们“逐水草而居”的全部概念。如果没有这条美丽的母亲河,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人离开这世界以后,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标志是坟墓,这里的人们当然也不例外。

在我当年的驻守中,在我近些年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匆匆的行走中,我的脚步许多次地与这些坟墓相逢,而每一次相逢都会溅起我心中的惆怅。无论是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玛扎,或是回族人的拱北,或是蒙古人的敖包,或是兵团人的“十三连”,它们都会令我生出一种感情。“我把他们都当做祖先!我感到自己和地下的他们息息相通!”我对随行的朋友说。

三十年前,我有一次骑着马迷路了,我顺着额尔齐斯河往下走。突然,翻过几个大的沙包子之后,眼前是一片低洼的旷地。那是一个黄昏,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坟墓群。坟墓是用圆木搭成的,成四方形,茬口和茬口之间好像是用斧子砍的,很粗糙地咬在一起。坟墓的底座宽些,然后慢慢收缩,至顶上,成一个金字塔般的尖顶。坟墓大约是有些年月了,那些圆木黑黢黢的,干燥得发焦,像铁路上早年间用过的那种枕木。这坟墓群很大,我的马在其间穿行了约有半个小时。而那些塔状的坟墓,则不算高,大约刚好与我的马头持平。

你无法想象,当我孤身一人,与这块坟墓群狭路相逢时,它带给我的那种惊骇。而在日暮之际,从那片孤寂的墓地穿越时,我那惊悸的心情,真可谓一步一惊。不独是我,我胯下的马也在那一刻四蹄发软,鼻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哀鸣。

嗣后,我曾不止一次地请教过那些人类学家和中亚史研究者,问这坟墓是哪个民族的,是哪个年代的,可是,我都不能得到明晰的回答。不过惟一能够判断得出的是,它十分久远。在这干燥的戈壁滩上,这木头永远不会腐烂。它是属于中亚古族大迁移年代,那些从这块地面上匆匆而过的某一古族留给大地的标志物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两千五百年前,欧洲一个古老的种族曾从此经过,并且在罗布泊岸边建起那个被称之为“楼兰”的国家;而在两千年前,一个叫匈奴的亚细亚民族曾从东北亚大平原成反方向进入欧亚大平原,并进入欧洲和非洲。那么,这个坟墓群是这些匆匆而过的民族留下来的吗?我不知道!

我后来曾试图去寻找这个神秘墓地,但是没能找到。是流沙将它掩埋了吗?或是大地将它重新藏起,以免世俗去打搅它的宁